

新世紀 文學

# 島嶼巡航



▲ 黑  
倪  
和  
台  
灣  
作  
家  
的  
介  
入  
詩  
學  
▼

吳潛誠◎著

南方朔◎序

**Cruising  
between the  
Two Islands:**

Essays on Poetry  
of Engagement by  
Heaney and by  
Some Taiwan Poets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 · 人文心靈 · 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黑  
倪  
和  
台  
灣  
作  
家  
的  
介  
入  
詩  
學

# 島嶼巡航

Cruising between the Two Islands

Essays on Poetry of Engagement by Heaney  
and by Some Taiwan Poets

吳潛誠◎著

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吳潛誠著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立緒  
文化， 民 88  
面：公分 -- (新世紀：62)

ISBN 957-8453-75-2 (平裝)

1. 詩—評論

812.18

88013578

## 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Cruising between the Two Islands:

Essays on Poetry of Engagement by Heaney and by Some Taiwan Poets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吳潛誠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行政主編——吳燕惠

編輯——曾美鳳·蔡淑華

行政——陳妹伊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

電話——(02)22192173 · 22194998

傳真——(02)22194998

E-mail: ncp2000@tpts1.secd.net.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99490 傳真——(02)27995284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1 樓

排版——凱立國際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812.00.001

ISBN 957-8453-75-2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88 年 11 月初版 一刷(1 ~ 1,500)

定價 ● 130 元



〈序〉  
愛爾蘭文學啟示錄

常之明

近年來，台灣的文學研究人才輩出，而台大的吳潛誠教授，則無疑的為佼佼者之一。他才識秀異，而用功甚勤，對近代愛爾蘭文學的理解之深，鮮有人可以望其項背。

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對愛爾蘭文學情有獨鍾，或許最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台灣與愛爾蘭之間有著極多的相似性，包括了認同的衝突、創傷的記憶、藝術在社會責任與美學價值間的徘徊等。思考愛爾蘭，未嘗不能為思考台灣的文學提供許多新的線索。

吳教授的上一本著作《航向愛爾蘭》，以愛爾蘭文藝復興為主軸，談論的重點是

認同的衝突。他析論了以葉慈為中心的愛爾蘭文藝復興，以及更後期的卡瓦那、黑倪等所創造的新傳統。國族的歷史經驗、語言文字，以及認同的衝突與昇華等，在書裡都被很辯證的統一到對藝術水準的追求之中。認同和藝術，這兩者在許多國家都被發展到相互抵消的對立面，但由愛爾蘭諸文學大家高度自我期許的發展，則證明了這種對立性之非必然。《航向愛爾蘭》無論心胸視野都極不凡，對台灣有待努力的文藝復興，不啻為一個極有價值的參考指標。而由整本著作，則無疑的提示出作者內在的一種焦慮感，那就是念茲在茲的藝術良心的焦慮，在藝術上，作者對水準的要求無上堅持，並期待所有的文學工作者也都能拒絕妥協。

### 如何轉化社會責任與藝術水準的衝突

繼《航向愛爾蘭》，這一次，吳潛誠教授更清楚的將他的航向轉換為對台灣文學的反省。這次他談的不再只是認同，而是政治與因政治而引發的受苦，而參考座標則是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倪。而其論旨則是：在這個充滿悲傷和受苦的世界，詩人究竟能夠拯救什麼？在社會責任與藝術水準的追求間，詩人如何將兩者的衝突轉化

為一種更高的價值？在這個問題上，吳潛誠教授所碰觸到的，其實已不僅僅是愛爾蘭或台灣，而是更重要的當代主要文學議題之一了。

政治的不義，社會的迫害，受苦，長期以來即始終為文學主要關切對象之一，它可以表現為指控、揭露，或激昂的反叛與憤怒，而另外，它也可以沉澱為傷痛的回憶，甚至昇華成為人類基本情境的反省等，由於歷史情況不同，我們其實很難界定出那一種思考或表達方式最為妥切。而當巨大的受苦降臨，或政治巨變，文學的脆弱遂使它很容易就被淹沒。黑倪就曾指出過，在這個創痛與受苦的世界，詩只不過是纖弱的花朵，它究竟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它要如何才顯得不是一種奢侈的多餘？甚至於，文學還可以被這樣的質問：在歷史中，徘徊在公眾價值與美學價值之間的文學藝術，它所處的乃是一種不自在的情況，寫作的邊界應被如何設定？

而義大利的卡爾維諾對此倒是有過非常基本而深刻的討論。他在《文學之用》論文集裡指出，文學經常面臨著兩種難題：一是公眾的價值意圖指令或兼併文學的價值，而另一則是文學拒絕公眾的價值，而退縮到純屬自為的天地中。卡爾維諾指出，無論政治的兼併、文學的亢奮，都是將眼前短線的政治考量看得太過優先，政治過度自信的另一側面，所顯露的其實也是一種恐懼，政治害怕文學藉由語言和論述提供出

一種與它不同的思考方式。至於文學完全的抗拒政治與社會的現實，並退縮到孤立的空間裡，則將使文學本身成為一種無知。這兩類情況只會出現壞的政治與壞的文學。他深信，文學的看與說，和公眾觀點的看與說並非完全相同，因而可以揭示出許多不同的觀察與批判的角度，而將問題設定到更普遍的人類經驗中。當文學如此的自我期許，文學與政治的緊張不自在，遂有可能被扭轉到一個更有綜合性的價值中。因此，文學和政治皆然，都必須同時對自己有自信和不信，讓這種緊張又自在的關係長存。

### 在孤獨的凝視中，使災難成為沉澱普遍的安魂與記憶

而當代愛爾蘭或北愛爾蘭作家裡，黑倪則無疑的乃是對這種緊張又不自在關係最有洞識的一人。北愛爾蘭出身的黑倪，肩負著北愛歷史的昔日傷痛，以及近代的持續衝突與流血，經驗上各種挑戰紛至沓來，使他恆處於寫作邊界的不定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焦慮中，他的詩作與論著裡總是不斷自問，世界如此粗礪，而詩卻是如此纖細，它再大的力量也抵不過一株花朵，當屋外還有炸彈在爆裂時，當許多北愛人正為了衝突而失去生命時，詩究竟能替這個世界做些什麼？他不是亢奮的政治或群眾運動家，那

麼，他將如何讓自己從焦慮中得到釋放？

對黑倪而言，答案雖非確鑿不易，但無疑的卻也十分清晰，他遷回愛爾蘭，代表了終極的認同，但認同的選擇卻從未使他因而亢奮激烈，反而更主張實踐與詩這兩個支柱的昇華或妥協，詩人面對歷史和現實，心裡對災難和不幸做出表記，他必須凝視，在孤獨的凝視中使災難成為一種沉澱，一種更普遍的安魂與記憶。我們記得傷痛，是要安慰死者，也要讓生者得以從災難裡尋找最根本的折衷與妥協。他的詩集如《北方》，《靜觀萬物》都深刻的表達出了這樣的視野，而論文集從《語言之管轄》及《詩之拯救》裡，也都對此念念不忘。詩要做的，乃是對歷史難題的象徵式解答，文學的紀錄和見證裡，它所拯救的，不僅是真理與正義，同時也可以包含了美在內。

但「詩人可以拯救的，除了真理、正義外，也可以包括美」，歸納之後，看似容易，但那種深沉的焦慮不自在，卻早已成了黑倪文學生命裡最明顯的特性之一，而這種特性的起源，則在於他的藝術良心的堅拒妥協，對藝術的堅持，使他無論在認同問題、語言問題，以及對待災難與不幸，遂都能在邏輯上一以貫之。他說過，實踐與詩相互對立，必須相互拯救，黑倪的詩作與詩論所以傑出，並不是因為他替北愛爾蘭做見證，他甚至拒絕這種簡化後的標籤式說法，他真正為人稱道的，乃是他身處歷史縫



隙的擠壓中，能夠真誠的面對擠壓，堅持藝術，並將自己的焦慮不自在變成更宏大的觀照，他找到了拯救的樞紐。

吳潛誠教授在這本新著裡，以黑倪的文學經驗和省思為主軸，更具體的向台灣詩的這個寫作領域延伸。他在評價多位台灣詩人的作品時，都能以黑倪做為可參考之座標，這是吳潛誠的一種叮嚀，當我們在面對不義和災難時，不要讓自己被不幸和災難所俘虜，而要做更大的超越與昇華。文學不是一種短線的激情或義憤，而應是沉澱的開端，基於此，本書與《航向愛爾蘭》，遂可以被視為一組配對，而其核心，則在於一個文論家對藝術嚴格要求的自期和勉勵別人。

文學之作者必須對自己有不同的期待，那是器宇格局的顯露，也是胸襟褻懷的驗證。人類歷史上，總是充滿了不平與衝突，所有的藝術工作者也就注定將無法擺脫面對此類問題之焦慮與不自在。歌德昔日告誡人們說「樓很高，不要隨便往下跳」，他的意思是，公眾的亢奮與學術和藝術間，其實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距離，現實的亢奮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一定程度的抗拒誘惑，並試著去探尋更廣泛的經驗與價值，或許才是文學藝術之作者的必須。或許後期的黑倪所說的實踐與詩的相互拯救，其義也在此。

吳潛誠教授在台灣的文論家之中，一向以懷抱別具，另有深意見長，無論葉慈和黑倪，他都借來當作一種參考座標，顯示出他對自己和台灣文學的一種勉勵。每讀他的著作，都能讓人感覺到他那種獨特的焦慮不自在所產生的知識張力。他是個真誠的評論家，唯真誠的人，始能不畏懼的去處理這種基本的認同、災難、不幸，以及由此而延伸出來的問題，他在探索自己的價值邊界，也在幫助我們探索及尋找正面的寫作航向。

每讀吳教授的著作，都惠我良多而心存感激，最近，吳教授身體違和，我也格外懸念，祝福他健康早復。我們社會在許多問題上，都需要他繼續以學識和胸襟來幫助思考。

這篇序文，所代表的是一個友人的敬佩與祝福。

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北京旅次

# 島嶼巡航

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

【目錄】全書總頁數136頁

〈序〉愛爾蘭文學啟示錄 ◎南方朔

1 社會責任或藝術自由 1

2 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抒情詩人 5  
黑倪看「生命與藝術」之對立

3 介入或抽離 15  
從〈暴現〉看黑倪的抉擇

4 鄉鎮田野是一份手稿 25  
黑倪的語言觀及地名詩

5 擦拭歷史、沖淡醜惡以及第三類選擇 37  
從李敏勇《心的奏鳴曲》到黑倪的族群衝突詩篇

- 6 悲辛的訊息，沉重的韻律 49  
江自得詩集《從聽診器的那端》以及契可夫
- 7 抗議詩人李魁賢 69
- 8 地誌書寫，城鄉想像 79  
楊牧與陳黎
- 9 詩人少年時的一幅畫像 91  
楊牧的〈虛構〉自傳散文
- 10 遊走在後現代城市的想像迷宮 103  
重讀林權德的散文創作



# 社會責任或藝術自由

---

Social Responsibility vs. Artistic Freedom

## 社會責任或藝術自由

薛摩思·黑倪的詩作中流露出強烈的愛爾蘭關懷，甚至被稱為北愛爾蘭災厄的見證者、愛爾蘭靈魂的歌手，但他絕不是具有偏狹的地域色彩 (provincialism) 的作家。

一九六九年，北愛爾蘭境內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爆發衝突以後，黑倪這位以積極介入著稱的詩人，曾在〈感覺進入文字〉(一九七四)中提到那事件對他創作的影響：

從那一刻起，詩的問題從單純的獲致教人滿意的語文聖像 (verbal icons) 的事  
情，轉移到尋找適合我們之困境的意象和象徵。

黑倪確實寫過一些表徵北愛爾蘭之困境和動盪不安的詩作，沼澤系列作品〈懲

罰〉、〈歌唱學校〉輯中的六首詩……全都涉及愛爾蘭關懷。

然而，詩人卻在一九七二年舉家遷往愛爾蘭定居，因而被一些激烈的愛國人士批評為逃避現實的詩人、北愛天主教徒的背叛者。黑倪把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詩集題為《北方》，作為回應；在壓卷詩篇〈暴現〉（“Exposure”）中詩人對自己所作的抉擇有深刻的省思。後來，更在一次訪談中表示：

那本書《北方》結束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威克露……你而不是別的東西，以你的行業，以文字，以你的自由抉擇作結。孤立，但並未被剝奪了產生你的那些東西。離開了一個網絡，離開去，你不能真正回去了。它的結尾是藝術家的責任，不論那責任為何，而那責任沒有解決之道……我不再有興趣在我的詩中刻意推銷公眾事件。我寧願寫這個時代的自己的詩……。

原來，黑倪真正關心的是他的行業——藝術的追求。我們或許可以說，起初黑倪作品的主题之一是詩人應扮演的社會角色；但在思索詩人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時，他也會考量自我發現和精神成長，追溯並挖掘政治、宗教、文化等議題與愛爾蘭歷史的糾

葛牽連。當黑倪的視域逐漸擴充，從北愛爾蘭的農村景觀延伸到全愛爾蘭，以及人類的普遍處境，當他的探勘逐漸深入，滲透紛擾的時局，進入久遠的歷史記憶和潛意識之中，他愈常常發現自己面對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的衝突，在藝術表現和政治、宗教、家庭等的兩極之間擺盪不已，而這些擺盪便形成黑倪詩藝的焦點。

黑倪時而扮演愛爾蘭公眾事務的代言人，時而對這樣的角色表示嫌惡，認為詩人有權保有隱私，不沾染政治色彩。

黑倪自己對於詩歌能產生多大的實際效應有時不免懷疑；更不願意為了社會責任而犧牲藝術，有記者指出，有些人把黑倪當做苦難國度之希望的象徵，這並沒有錯；但都不免錯失了他在詩中的深刻繁複。深究起來，與其說黑倪的詩篇直接表達政治議題，不如說他的作品一再探究詩人與他的政治和文學傳統之間的辯證關係。



2

## 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抒情詩人

黑倪看「生命與藝術」之對立

---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Lyrical Poets:  
Heaney's View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Life and Art